

875. 577  
1074.6=2

芭蕉叢書

# 凱旋門



## Arch of Triumph

by Erich Maria Remarque

雷馬克原著 · 林友蘭譯

門 途 圖



*Arch of  
Triumph*

by Mark Van Doren

國語復興·世界電聲社

雷馬克原著  
林友蘭節譯

# 凱旋門

芭蕉出版社印行

## 譯者前言

「西綫無戰事」出版後，雷馬克的作品介紹到中國來的，并不多見。「凱旋門」是他的近作，美國皇冠雜誌已推舉牠為一九四六年最重要文藝作品之一。

這本書寫兩個流浪者——一個醫生，一個女人——在巴黎的生活，有愛有恨，作者憑他多年飄泊異國的實際體驗，寫來特別深刻動人。好萊塢方面最近把牠拍成電影，由查里斯杯亞和英格烈褒曼兩大明星主演，片長十八大本，預料本年內，遠東的觀眾將有欣賞的機會。

拙譯出版，承子多兄設計封面，侶倫兄校閱一遍，周鼎兄給予優先發表於星島日報星座副刊，均此致謝！

一九四七·三月·香港

凱旋門目次

目次：

譯者前言

凱旋門

雷馬克訪問記

(一)

那個女人照着賴域克跑過去，賴域克發覺時，她已幾乎貼近他的身旁。女人的臉毫無表情，好像一個面具；臉皮下凹，在街燈的燈光下，她的眼睛空洞無物，吸住了他的注意力。

她續跑一步，差不多碰着他。他伸出一隻手，捉着她的臂膀；那時她的脚步已站不穩，要是沒有他的支撐，便會倒在地上。

賴域克自己，突然也覺疲倦不堪。他工作了整天，還來不及休息。他舉目注視那個女人。他為甚麼要扶持她呢？他知到很清楚，她有點毛病。但那對他有甚麼關係呢？他已看盡不知多少有毛病的女人，尤其在夜裡，尤其在這個巴黎，那又有什麼不同呢？他現在祇要幾小時的睡眠，甚麼也不要了。

他說：「回家去吧。這個時辰你跑過街幹麼？你會自找麻煩啊！」

他翻起他的衣領，打算信步離開她，那個女人既看着他，好像不懂得他話裏的意思。他複說他的話：「回家去嗎？」

賴域克聳聳他的肩膀。「回家去，回到你的公寓去，回到你的旅舍（隨便你喜歡叫牠甚麼的地方）去，你不回去，你想警察把你帶走嗎？」

女人說：「回到旅舍去，我的天呀！」

賴域克停住脚步，他想，又是一個不知到那裡去的人。每一回都是這個老樣子，夜裏的時候她們都不知道往那裏去，但到了明早，你還未醒來，她們已溜之大吉了。

他說：「來吧，我們且往一個地方喝一杯。」那個女人剛舉步便顛躓了。他問道：「疲倦麼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我猜是的。」

「靠過來讓我扶你走。」

他們沿馬霍街跑。賴域克覺得那個女人倚靠他，不祇是為了疲乏，却似搖搖欲墜，而必須別人支撐的樣子。他們轉入皮爾士街。在查依洛道的交叉點的後面，路面豁然開朗，凱旋門宏大的輪廓，浮現於陰沉的雨天之外，賴域克指着燈火明耀的地下咖啡室狹窄的通道說：「這裡……我們也許還可喝點東西。」

那是一個汽車夫常常光顧的小咖啡店。

他問道：「你要喝甚麼？」

「我不知到。甚麼也可以。」

賴域克對侍者說：「兩杯CALTADOS」

女人的臉色慘白，毫無表情。咀角豐滿，因為沒有血色，祇見一個模糊的輪廓。但她的頭髮很美是自然的金髮。她穿起一件短下衣，作蔚藍色，外罩雨衣。她的衣裝剪裁頗好，可是她的戒指上那顆綠寶石，形狀很大，也許是贗品。

侍者端上酒來，賴域克執起那杯香噴噴的蘋果白蘭地酒仔細地放在女人的面前。「喝這一杯，牠對你有好處，你會覺得溫暖。不管是什麼事情，也不必看得太嚴重。沒有什麼嚴重的事情值得我們長久掛上心頭的。」

女人轉睛注視他，說：「你用不着說話安慰我。」

「那就好了。」

賴域克付了錢，站起身來告辭。女人同時也站起來。她的態度是沉默而自然的。

雨開始絲絲地落下來。賴域克在門前停住腳。「你向那裡跑？」他打算向相反的方向



跑。

「我不知道。那一邊也成。」

「可是……你住在那裡？」

女人立刻轉了身。「我不能往那裡去！不，不！我不能那樣做，不去那裡！」

她的眼裡突然充滿一種狂亂的恐怖。

「你懂得往誰的地方去？一個相熟的人？你進咖啡室搖電話約他來。」

「沒有。沒有一個熟人。」

「可是你必須到一個地方去。你有錢租房間嗎？」

「有。」

「那麼就去找一間旅館吧。那些橫街裡有很多旅館。」

女人沒有回話。

賴域克不耐煩的說：「你必要到一個地方去。你不能冒雨在路上踟躕。」

她好像忽然想出一個決定的說：「你說得對。說得很對。謝謝你，不要再照顧我好了

，我會找到一個地方，謝謝你的幫忙。」她仰首來看賴域克，帶着淒涼的表情，裝笑也裝

不像樣，她猝然踏進雨中，脚步輕飄地聽不出聲响。

賴域克站着一個時辰，驚訝的，心無定見的自言自語道：「該死的！」他不知道那是怎樣發生的，或那是甚麼東西，或那失望的微笑，或那個樣子，或空虛的街道，或是黑夜……他祇知道他不能讓這個女人孤單地踏進雨霧裡，這個女人忽然變作一個迷途的羔羊。

他跟着她跑，粗聲的說：「我替你想個辦法吧。」

他們跑到埃多里街。他們面對着一個灰色的，宏大的方場，微雨濛濛，格外空濶。露色比剛才更深濃，已看不見轉角的街道，祇見廣濶的方場，路燈點點，凱旋門隱現於濃霧裏，一面支持沮喪的蒼穹，一面拱衛着那朵無名英雄墓上的孤單的火燄，那個無名英雄墓在黑夜與寂寞中，看去好像人類最後的墳墓。

他們越方場而過。賴域克跑得快。他疲倦得要死，不願再想甚麼。他聽聞那個垂下頭，把雙手插進衣袋裏，滿懷異鄉愁苦，沉默地跟在後面的女人的軟弱脚步声……暮地裡，在這個方場的寂寞氣氛下，他雖完全不懂得她，但她在這個時辰，似乎是屬於他的。她對他是一個陌生人，好像他到處覺得自己是陌生一樣……奇怪的，這個道理似乎比千言萬語或逝水年華，更使到她和他接近起來。

賴域克住在丹那斯街背後維格倫道橫街的一家小旅館裏。那是一間殘破的房子，裏面祇有一件新東西，那是入門處懸起那個寫着「國際飯店」的招牌。

他按鈴，有人應聲開門，他問道：「還有空房間嗎？」

開門者帶着睡眼看他一回，最後喃喃地說：「茶房不在這裡。」

「好吧。我們自己找找看。」

賴域克給開門的幾個零錢，拿了他的鎖鑰，跑上樓去，女人跟在後面。

他開了他的房門，指着一張紅色的沙發對她說：「請坐一下，我馬上就回來。」

他失望地跑回來，「沒有辦法。我找不到一個房間給你。」

女人坐在沙發一隅說：「我可以在這裡再坐一回嗎？」

賴域克定睛的看她。她的疲倦已表露於臉外。她似不能夠站起來。他說：「你坐

吧。」

「就祇坐一個時辰……」

「你可睡在這裡，那是最簡便的辦法。」

女人好聽像不着他的話。她慢慢地，幾乎是不自覺地轉動她的頭顱。「你應該讓我留

落街心。現在……我想我不能……」

賴域克叫道：「我的天呀，你並沒有打擾我。不知道往那裏去的人，來到這裡歇宿，這回不算初次了，這是一個難民的旅館，像這樣的事情幾乎每天都有發生。你到我的床上去睡吧，由我睡沙發，我是睡慣了的。」

賴域克進洗澡間，扭開水龍頭，清水湧進洗臉盆裏。他解下領帶，不覺對鏡自憐。眼珠深入眼眶裏，臉兒消瘦，倦的要死，祇有眼睛還帶給他生氣。從鼻子到咀巴起了綳紋，唇皮似乎太軟……右眼之上，有一條鋸齒狀的疤痕，深藏於頭髮裡……

電話的鈴聲戳破他的想像。「該死的！」霎時間他忘記了一切。他雖然完全忘却了，但那個女人仍坐在隔壁的房裡。

他嚷道「我就來。」

他執起了聽筒。「駭怕人的嗎？什麼事？是的，是的……當然是……立刻。是的，可以的……是的。那裏去？好，我馬上來。熱咖啡……是的……」

他輕輕地放下聽筒，說：「我要馬上出去了。」

女人立刻站起來，側身靠貼一把交椅。

賴域克受了這個服從的準備所感動，半晌後說：「你不要走，不……你可留在這。你睡覺吧。我祇出去一兩點鐘，但我不能確知多久時間。你就留在這裏吧。」

他穿上他的外衣。

女人突然的說：「不要關了火。」

賴域克的手離開了電鈕，問道：「害怕嗎？」

他點點頭。

他指着鎖鑰對她說：「請你關上門。不要留下那把鎖鑰，樓下還有一把，我可以自己拿用的。」

她搖手的說通：「不是那個。但請不要開火。」

(二)

小小的手術室，光如白晝，韋伯醫生伏在休息室裏的法瑯鋼桌上寫紀錄；女護士燒火煮儀器，水沸起泡沫，燈光發熱，祇有躺在長桌上的人體，像死屍一樣，毫無生氣……照也沒人照一下。

賴域克雙手擦上藥皂，洗除污垢，氣憤憤地，幾乎要擦去他的手皮似的，咀裡禁不住喃喃道：「該死的！」

女護士見他生氣，搖搖頭。韋伯抬起頭來。「歐根小姐，安靜一點。所有外科醫生都喜歡發脾氣的。」

韋伯搶上他的紀錄部，離開了座位。「賴域克，你幹得不錯。但好人總佔不了壞人的便宜。」

在慘白的燈光下，長桌上躺着一個數小時前，還是有希望，有呼吸，受痛苦而顫抖的生命。而今祇是一具無知覺的屍體……而人的機械吩咐歐根小姐，拿白布蓋上牠，把牠送走。

手術室外，天色已發白。韋伯拉起他的衣領。「討厭的天氣！賴域克，我開車送你一程好嗎？」

「不，謝謝，我想散步回去。」

韋伯站在賴域克的面前，身粗體壯，圓大的臉，光彩照人，好像諾曼第的蘋果。黑色的短髮，給水氣潤濕，也閃閃有光，停在井欄外的標域牌汽車，也是亮晶晶的，韋伯駛他

回家去找——一個漂亮的女人，兩個漂亮的孩子和一種漂亮的生活。有誰向他解釋當解剖刀戮進人體裡時，屏息靜氣的緊張，當那人體給夾子和鉗子張開好像拉幕似的，當獵人出獵似的搜索前進，忽然面對一隻巨大的野獸。死了，肌肉割裂，暴露肝腸——於是戰鬥開始了，那是瘋狂而沉默的戰鬥過程中，一個人別無其他武器，祇是一片薄刀，一管針和一隻熟練的手——。有誰會解釋那是甚麼意思，當一個黑影衝進來，使到那把刀鈍了，那管針碎了，那隻手呆了——當這個看不見的脈躍——生命——在一隻無能的手下飄然而逝，當一個在一剎那前還有呼吸的臉，忽然變作僵硬的無名面具——這個無知覺的，反抗的愛莫能助：有誰可以解釋——那裏又有甚麼可以解釋？

韋伯說：「對不起，這回的手術費太少了，少得不足掛齒。那個女人很貧苦，似乎無戚友。她交給歐根小姐一百法郎，那是他絕無僅有的財富了。你祇分得廿五個法郎。」

賴域克不耐煩的說：「不要緊。再見，韋伯。」

女人從沙化上驚醒。她沒有叫起來……她祇說出聽不見的話，彎起手肘支持她半起的身軀，很偏僻的。

賴域克說：「不要作聲，不要作聲，那是我，那個幾點鐘前把你帶進這裡來的男人。」  
他更接近的注視她。

「甚麼？你耽耽的看我，好像我是一個鬼的。」  
女人的唇皮掀動了。她說：「一種臭味。」

賴域克忽然醒悟過來：「天呀，那是酒精。那不是酒精呢？」  
她點點頭。

「你去施手術麼？」  
「不——那是——」

賴域克開了窗。一過一回那就散去了。

他進洗澡間，作一個淋浴，讓冷水沖洗他的皮膚。他深深地吸進一口氣，擦乾了背，  
渾身舒服。水，呼吸，晚上的雨。那些小東西，祇有一個單身漢才可以體會到牠們的意味  
來。

他回到房裡。女人披着絨被，在沙化的一隅，蜷作一團。

他問道：「冷嗎？」



她搖搖頭。

他注視就在他的面前的她的頸項。肩膀。能呼吸的東西。奇怪生活的一片段——但有生命的，溫暖的，不是僵硬的軀體。除了一點溫暖外，一個人可有甚麼送給別人？還有甚麼？

(三)

她一覺醒來，覺有人注視他。女人坐在沙發上。但她沒有瞧他，她正佇望窗外。他以為她早已溜走了。他發覺她還在那裡，便困惑起來，決心立刻送走她。

她站起來。「我想跑出去，但我不知道為甚麼我仍擱在這裡。」

「你住在那裡？」

「凡爾登旅館。」

「那個旅館離這裡祇有幾分鐘的路程，我可引你出去，無論如何，我要送你經過那個門房，現在，我就送你走吧。」

「那可不必，你祇告訴我——」她停住了口，找尋適當辭句。「也許你知道——應該